



一个红二八的人生记忆

——在家父李克农的影响下成长

李力◎著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一个红二代的人生记忆

——在家父李克农的熏陶下成长



李力◎著

人 民 出 版 社

策划编辑:吴继平

责任编辑:史 伟

装帧设计:徐 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红二代的人生记忆:在家父李克农的影响下成长/李力 著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3.6

ISBN 978-7-01-012156-7

I. ①一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李力-回忆录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6135 号

一个红二代的人生记忆

YIGE HONGERDAI DE RENSHENG JIYI

——在家父李克农的影响下成长

李 力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30.5

字数:418 千字 印数:0,001-5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12156-7 定价:59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前言

家庭是人生的摇篮，它给你力量，给你温暖，给你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，在人的一生中，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。家庭又是社会组织的细胞，社会风云变幻，会给家庭带来震撼。国事与家事，既有区分，有时纠缠一起，也互相影响。

从兄弟姐妹这一辈算起，我们全家上下五代，跨越了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共三个世纪，经历许多事件，引发人们遐想。

按年代算，祖父母年青时，是十九世纪后期，满清王朝的同治年间，后来进到中华民国，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从共产主义运动进程看，我们家父母亲这一代就与共产主义结下了深厚情缘。二十世纪早期，1917年俄罗斯爆发“十月革命”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（苏联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，又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。没曾想到，世界大战胜利后，过去常常宣传的“垂死的帝国主义”尚未灭亡，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阵营，却因内部矛盾自行解体，有的甚至反目成仇。最后，由革命导师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，帝国主义没能把它打垮，也是内部原因，1991年分崩离析。亲眼目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段历史，令人鼓舞，令人难忘，发人深思。

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经历了发展、壮大，直至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，赢得伟大的胜利。我们家几代人都为这个崇高理想，奉献过微薄力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无数次地欢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”，“毛主席万岁！万万岁！”。未曾料到，后来一次次政治运动、党内路线斗争，特别是“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

命”，许多功勋卓越的革命元老，突然间成了“反革命集团”、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，遭受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是非颠倒，有口难辩！残酷迫害，令人发指！成天斗来斗去，国家经济几乎步入崩溃的边缘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。现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成历史，人们议论不少，但是，毛泽东为什么要“亲自发动和领导”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？至今还没有让人们有个确切的了解。

1976年9月，毛主席病逝。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迎来了新的局面。经济实力增强了，人民生活改善了，事实俱在，无可争议。大好形势下，也出现了新的问题，有些还相当严重。诸如，官场中的权钱交易，贪污腐败；民间的贫富悬殊，两极分化；社会风气的轻薄浮躁，沉渣泛起；群众中出现了信仰模糊，信心不足，信任危机。凡此种种，皆使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受到损害，让人担忧。1949年春，解放军开进北平，老百姓热火朝天地欢迎场景，我记忆犹新。面对现实，喜中有忧，诚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，这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。看看苏联共产党的垮台，看看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，前车之鉴，每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，都不能熟视无睹，无动于衷。

面对现实，我们应该头脑清醒、理智分析、保持安定、妥善对待。那些改革开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，从长远看，未必是坏事，需要转变观念，正确认识。不少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，只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通过实践，调整完善。这类问题，将会伴随社会进步，通过努力，有步骤地进行解决。关键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本身，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，如何从正反两个方面，认真总结执政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教训，清除封建统治留给我们的不良影响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纠正错误，理顺关系，增强团结，提高素质，建设一个深受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中国共产党。

我是年近九旬的老人，入党七十多年。父母与兄弟姐妹，乃至儿女

们，几乎全是共产党员。可以说，我们家庭的命运与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，真诚希望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，在新的时代更加坚强，更加成熟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，加强领导、改善领导，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核心力量。

基于这种意愿，我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，或者看到听到的，将有关情况，尽记忆所及作些介绍。希望后人从中了解先辈创业的艰辛、革命道路的曲折，领悟为人处事的原则，探讨社会发展的前程。更希望大家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，摒弃社会上的歪风恶习，把“人民”、“共和”这两个概念牢记在心，把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牢记在心，并为之奋斗不息。让我们亲爱的祖国繁荣昌盛，让古老的中华民族绽放辉煌，让善良的中国人民不受欺压，各个民族平等团结，都能过上和平、幸福的生活。

我虽然活了一把年纪，但对许多事情一知半解，不可能提出多少真知灼见。受到条件限制，目前有些问题也不大好表达清楚，只能就个人所知作些片断介绍。不当之处，尚祈批评指正。

1949年3月5日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，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，工作更伟大，更艰苦。要求同志们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，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这“两个务必”的教导，当时印象深刻，几十年后，联系实际，回顾历史，更觉得毛泽东的这些教导意味深长，值得注意。

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几十年党的教育与亲身体会，我相信“真理是朴素的”，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”，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”，“实事求是”这些至理名言。通过回忆与反思，也使我对过去的经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，愿提出来供大家讨论。

目录

——一个红二代的人生记忆——

	前言	/ 1
1	我的家庭	/ 1
2	投奔延安	/ 13
3	西安“八办”	/ 23
4	重回延安	/ 40
5	转战陕北	/ 82
6	军事接管	/ 113
7	开国大典	/ 123
8	成立邮电部	/ 130
9	军委通信部	/ 137
10	抗美援朝	/ 144
11	中苏友好	/ 156

12	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	/ 163
13	随同彭老总视察	/ 169
14	军队正规化建设	/ 173
15	几次政治运动	/ 178
16	下放锻炼	/ 196
17	农村“四清”	/ 202
18	接触工厂“文化大革命”	/ 210
19	进驻中央民族学院	/ 228
20	清理阶级队伍	/ 235
21	清查“5·16”反革命集团	/ 244
22	战备施工与“五七”干校	/ 260
23	整党建党	/ 271
24	教育革命	/ 276
25	社会活动	/ 310
26	难忘的1976年	/ 336
27	撤出中央民族学院	/ 387
28	回部队之后	/ 414
29	几点体会	/ 427

附：各地参观学习见闻录	/ 430
-------------	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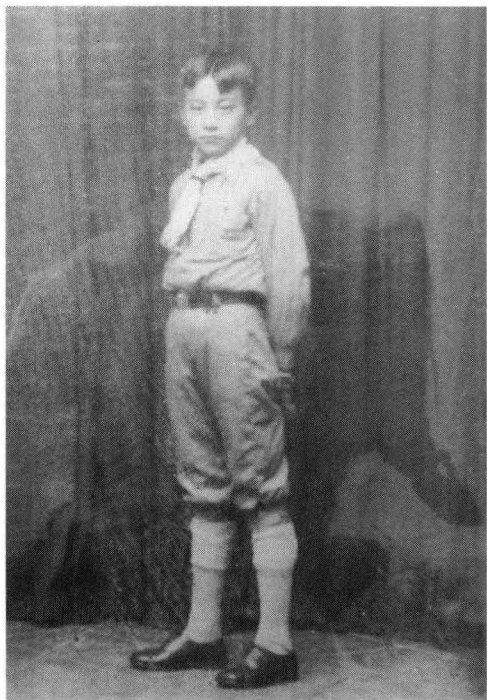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家庭

1924 年秋，我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。父亲李克农，母亲赵瑛。按照家谱排列，父亲一代属“克”字辈，我们这一代属“修”字辈，大姐李凤修，二姐李双凤，大哥李治修，我是李潜修，弟弟李润修，两个堂弟李澄修、李溶修。参加革命后，他们嫌笔画多，写着麻烦，先后改了名字，大姐李宁，二姐李冰，大哥李治，三弟李伦，唯独我的名字迟迟未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到处“反修防修”，我的名字便改为现在的李力。

幼年时代，安徽省省会在长江北岸的安庆，合肥只是一个县城，芜湖却是皖南有名的商埠，江面宽阔，景色秀丽，物产丰富，既是有名的四大米市，也是繁华开放的通商口岸，条件优越，商业发达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出生于此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成员恽代英曾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造访芜湖，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。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与博爱精神，人们印象颇深。孙先生的留言：“天下为公”、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，许多场合皆有张贴。

祖父李哲卿，祖母詹红贞，全家十多口人住在一起。大女儿李克顺，早年出嫁，丈夫姓唐，她去世得早，我们没有印象。父亲李克农在三兄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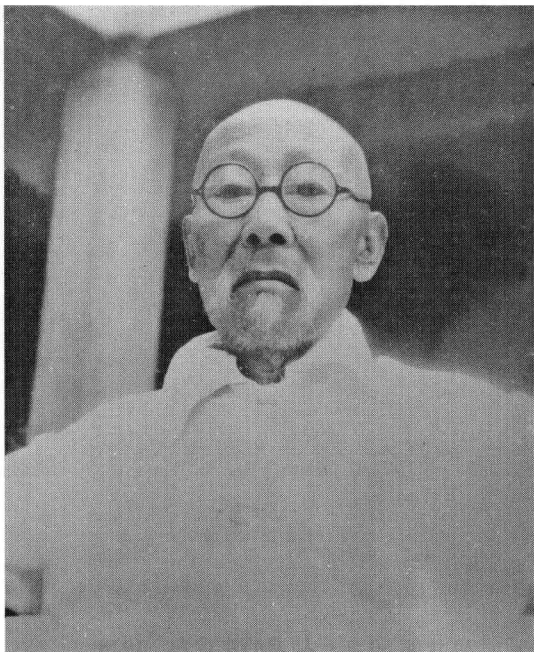
九岁时的李力在安徽芜湖

中，排行老大，因是共产党员，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抓捕，流落外乡，音讯全无，我们只知名字，相貌记不清楚。二叔李克裕在芜湖公安局做禁烟督察专员，但自己吸大烟，吃喝玩乐，收入不顾养家，而且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打二婶。我们厌恶二叔，同情二婶。祖父母一再责备，二叔根本不听，别人也无可奈何。三叔李克襄，文化水平较低，当过铁路工人，薪金不多，后来也失业在家。全家人的生活来源，主要依靠出租房屋和母亲当小学教员的工资勉强维持，困难时祖父四处借贷，到抗日战争开始我们离

开芜湖时，举家已欠债一千多元。

家境如此困难，祖父并不气馁，从不向反动势力屈服，上街时挺胸阔步，亲友来访热情接待。家庭内部，井然有序，全家老少对祖父都很尊敬。特别是逢年过节，即便勉强支撑，也烧香放炮仗，热热闹闹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农历腊月二十三，全家先在厨房烧香，送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”。除夕晚上，烧香放炮，全家团聚，关门之后还在门外放点食品，救济讨饭的穷人，从事一种慈善行为。正月初一早晨，全家人穿着整齐，摆好祭品，点燃香烛，由祖父母率领在祖宗牌位前三跪九叩首，然后敬香放炮，欢乐聚餐。正月初五清晨，各家争先开门，迎接财神爷回家主事。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晚上阖家团聚吃汤圆，过年活动基本结束。

平时，我们家吃饭也有规矩，餐桌摆放整齐，祖父母端坐主位，男人与小孩可以入座，媳妇们不能上桌，站在旁边端饭盛汤，照顾老小，等祖父母吃完了，媳妇们把饭桌收拾干净，将剩余饭菜端到厨房去吃。母亲赵瑛是小学老师，挣钱养家，平常连祖父都尊称她为“赵先生”，可每天吃饭，她自觉地与其他婶婶一样，站在旁边服侍老小，然后到厨房站着吃饭。这种风度，使全家对母亲更加钦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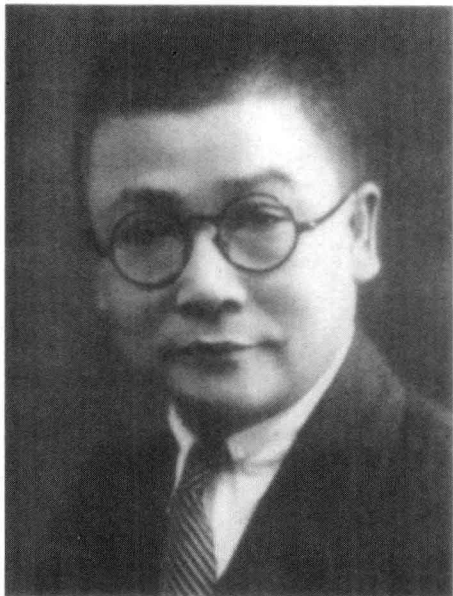


祖父李哲卿

祖父母在家中很少生气，更不打骂孩子，有时祖父领着

一群孙子女上街买东西，或去公园游览，一路高高兴兴、说说笑笑。我们知道父亲李克农是共产党员，国民党要抓他，曾抄过我们的家，为避免孩子们在外边乱说引起麻烦，祖父母与母亲在家里从来不提李克农的名字，更不讲他的革命故事。但是我们心中相信李克农是好人，共产党为劳苦大众办事，完全不相信国民党宣传共产党“杀人放火”、“共产共妻”等一派胡说。看见报纸上宣传“朱毛赤匪”“流窜”的消息，心中就知道共产党还在，红军还在，祈望父亲李克农也能健在。

家庭生活的琐碎小事，亲切有序的友好氛围，使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一种天伦之乐，养成尊老爱幼，手足情深的理念，懂得立足社会、为人处事，必须讲道德、守规矩，不能胡作非为。面对社会的一些不公，我们同情劳苦大众，讨厌官僚劣绅。



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李克农。1928 年春，李克农秘密转移到上海，在中共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。1929 年 12 月经中央批准，与钱壮飞、胡底一起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

外祖父赵咏芳，外祖母赵周氏（名字不知），都是江苏无锡人。青年时外祖父在上海学习照相技术，迁居安徽芜湖后，在中山路繁华地段开了一家“光华照相馆”，生意甚好，不仅买房置地，还出钱与别人合伙经营其他事业。他有不少学徒，后来有的自己也开了照相馆。外祖母没有文化，专门料理家务，请了一位厨师帮助挑水做饭。外祖父母生育两个孩子，母亲赵瑛是姐姐，弟弟名叫赵筱芳，他结婚后没有子女，我四岁时过继给舅父做儿子，改名赵宗李。这是我祖父起的名字，意思虽然姓赵，但祖宗还是姓李。小时候，我称呼母亲为姑妈，舅母为妈妈。过继不久，舅父去世，幸亏留了一张照片，否则连模样都说不清楚。

外祖父家在中山路的大花园门口，隔壁是“魁升斋鞋店”，守着十字路边，规模较大，店主姓刘，是天津人。另一边是“合兴成衣店”，他们家的孩子常和我一块儿玩耍。街的对面有当铺、药店、饭馆、商店等，是芜湖市的繁华地段，大花园又是风景区，市民经常游玩。外祖父家临街两层楼房，前半边开“光华照相馆”，底层橱窗摆放样品与相框等物件，招徕顾客。楼上是摄影室，陈列一些戏剧服饰与流行时装，并用布隔出一块地方让客人换装打扮。摄像室呈长方形，顶部与一边墙壁装配磨沙玻璃，用天蓝色布帘拉来拉去，调节光线。里墙挂着天幕，有白色与天蓝色两种供选择，外边还有黑色的布帘，必要时也能拉上。室内配备了几样家具，

供照相的顾客挑选摆放。当时照相机是老式的，体积较大，镜头可换，底下有轮子来回滚动。摄影室旁边有两个暗室，小的临时换装底片，大的冲洗底板与洗印照片。过去照相用的是玻璃底板，不是现代的胶片，外祖父擅长修版技术，使人物面相栩栩如生。顾客光临，他管照相、修版，保证质量，其他由学徒们操办。摄影室旁边有个阳台，家中晾晒衣物、夏天纳凉、祭祖、赏月等都在这里。遗憾的是，外祖父毕生为别人照了许多相，竟未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，我只能在记忆中追忆老人慈祥的面容。楼下有两间卧室，大些的外祖父母住，小点的舅母与我住。后门通向外边的巷子，拐弯不远就到了镜湖。

全家只有我一个小孩，外祖父母都很喜欢，外祖母常叫我：“小潜子”、“乖乖”，格外亲热。有一次，我与小朋友们在湖边玩耍，水中有几只船，我在船上蹦蹦跳跳，谁知船是坏的，一下子掉进水中，我不会游泳，连续喝了几口水，幸亏岸边的大人很快把我拉上岸来，没有遭灾。这次落水，把我吓了一跳，两位老人更怕把我的魂吓跑了，便在当天晚间请了两位大人，特意在镜湖边上为我“招魂”。一个人手提点亮的灯笼，在前面边走边喊：“小潜子，回来了！”，后面一位大人牵着我的手就应答说：“回来了！”一直走回家中。这种迷信活动，表达了老人们的爱抚之情。

当初，一般人家中没有自来水，更没有现代洁具，厨房中摆放两三口水缸，用木板盖好，防止尘土。各家都有几个当厕所用的马桶，每日清晨，人们在巷子里倒马桶并加洗刷，然后成排地摆在门口晾干，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。现在这些老房子都拆掉了，有的已改建几次，巷子也没有了，市政设施与以前大不一样，不熟悉情况的人，连位置都难找到。

1935年，外祖父因病去世。那时医疗条件较差，一般不住医院，外祖父是患舌癌躺在自己床上逝世的，容貌安祥。全家人忙着治丧，我作为孝孙，替外祖父洗脸入殓，家中摆设灵堂，亲戚朋友来吊唁，母亲与我就跪在棺材旁边答谢。出殡时，前边有和尚道士念经，军乐队击鼓吹号，还有一队童子军，后面是装有外罩的灵柩，前后16个人扛抬。我作为孝孙，

全身披麻带孝，由两个大人搀扶，跟在棺材后边，遇到有人摆设路祭，就跪下磕头答谢。到达墓地，棺木入土时，我双手捧着第一把土投入墓穴，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墓葬结束，回到家中又请和尚道士念经驱魔，我们才得休息。这种治丧的场景，以后再未见过，所以印象深刻。外祖父病故，舅母改嫁，家中只有外祖母与我，一老一小，处境艰难，幸亏母亲关心照顾，才得维持生存。

家中老人，特别是母亲赵瑛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。我们五个孩子，两位姐姐从小上学，成绩优秀，升入当地有名的省立第二女子中学，读到高中。哥哥、弟弟皆在小学读书。后来经济困难，交不起学费，哥哥一度辍学。



年轻时的母亲赵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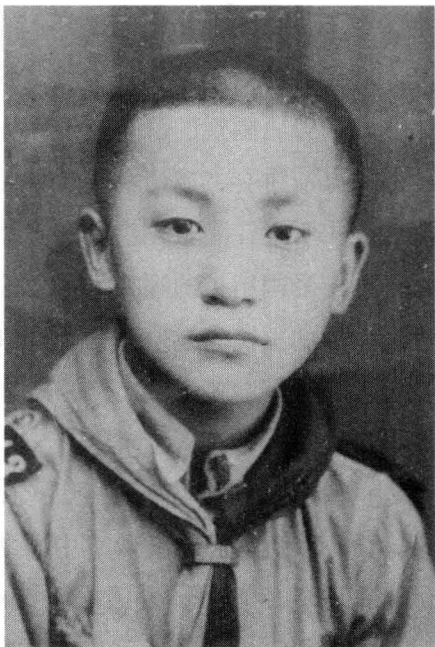
外祖父家经济条件稍好，六岁时，把我送到附近的一所私塾念书，离家很近，便于照看。第一天上学，我由大人带领，先向“天地君亲师”与孔圣人的牌位烧香磕头，再向教书先生大礼参拜，礼仪隆重。私塾共有二十多个学生（只收男孩，不收女孩），一位老师，一间教室。从“三字经”、“百家姓”、“千字文”开始，再读“大学”、“中庸”、“论语”、“孟子”等古书。上课时先生摇头晃脑地照着书本念，学生们看书跟着背，除了认字，先生很少讲解，学生念了许久，不懂书上讲的意思，

非常枯燥乏味，而且没有其他课程，也没有其他活动，更不管教学效果。考试时，先生让学生背书，背不出就用板子打学生手心，调皮点的，还要罚跪，有时面对墙壁跪了一排，先生也无所谓。学生们当面尊敬先生，实际毫无感情，只要先生看不见，学生就在下边做小动作，互相逗着

玩。先生不在场，学生率性把课堂桌椅板凳堆在一边，空出地方打打闹闹，格外开心，也不考虑长大了如何升学就业。这种旧的教育方法，显然不合时代要求，误人子弟。

念了两年多私塾，母亲发现弊端后，将我转到离家不远的“宁波小学”插班三年级学习。这是一所浙江宁波人办的学校，条件比私塾好得多，课程内容丰富，几个教员分别讲课，还有礼堂、图书馆、操场、食堂等设施，同学们生动活泼，兴趣大不相同。宁波籍老师午餐时，用活虾当菜，虾还在盘子里蹦跳，老师抓过来掐掉头尾，蘸点调料就吃，我们看着有趣，但不敢吃。我哥哥、弟弟所在的“米益小学”，与宁波小学仅一墙之隔，互相可以看见。学校组织了“童子军”，制服上配有“智仁勇”的标记，还开展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宣扬“礼义廉耻”、“忠孝仁爱”等民族美德，不仅在校内，有时还到街上去搞服务活动。我的学习成绩较好，曾被选为“模范儿童”，在儿童节时（每年4月4日）学校组织我们到市内参观。

读到小学五年级，母亲又把我转到她所在的“齐鲁小学”读书。这是一所山东人办的学校，校长姓张，曾在德国留学，水平甚高，教学方法也好。语文课不但讲解课文内容，还向学生们传授如何写好文章的知识，给我印象很深。我们五年级开始学英文，毕业时已将《英语模范读本》第二册读完，近乎其他初级中学的水平。母亲赵瑛在学校任教员，给我上过语文课、美术课。1936年暑假，我小学毕业，考入芜湖市的“萃文中学”。这是一所教会学校，有几个外国人在此工作，每周一上午全校师生集会做



小学时代的李力身着童子军服

“礼拜”。学生们不懂宗教，也没有这方面兴趣，虽然参加集会，但心不在焉，不晓得祈祷些什么，只在听到主持人最后喊一声“阿门”，仪式结束，就跑出去干自己的事了。

芜湖是长江下游的口岸城市，江边上不仅有中国的“招商局”码头，还有“怡和”、“太古”等外国公司的专用码头，经常有外国货船或军舰靠岸停泊，船员或水兵们上岸游览购物，人们习以为常。中山路开设了几家西餐馆和卖面包、蛋糕的店铺（我们叫办馆），主要做洋人的生意。外国船员或水兵进入市区，通常是三三两两，吃喝玩乐，停留时间长的，有的就找妓院过夜，或者聚众赌博。日本海军有所不同，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，整队的日本海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昂首阔步地向老百姓炫耀武力，前边还有中国的警察帮助领路，老百姓看了非常反感。

那时候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气焰嚣张，各地抗日情绪高昂。芜湖市文化教育界经常组织集会游行，表达爱国热忱与救亡意志。我们小学生，也不止一次上街游行，手持标语，高喊口号，市民们投以赞许的目光。看到有的商店里卖日本货（那时叫东洋货），我们就冲进去把它拿出来当众销毁，围观的群众拍手称赞，店主人无奈地含笑点头。社会各界还不时举办演讲会，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发表抗日救国的讲话，我曾被选为学生代表去听过江隆基先生等的演说。

出于爱国精神的呼唤，社会各界都希望停止内战，团结抗日，可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却强词夺理说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积极反共，消极抗日。我们家在芜湖中山路，经常看到被捕的共产党员，由国民党军队押赴刑场处决。他们站在卡车上，全身五花大绑，背后插入“斩共匪某某某”的牌子，还用红笔画个大勾，表示已被批准。许多共产党员从容就义，面不改色，有的高喊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路边人群发自内心地表示敬佩。1935年5月，爱国人士沈钧儒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章乃器、王造时、沙千里、史良七人，响应中国共产党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号召，在上海成立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，释

放政治犯，社会各界一致赞同，而国民党政府却将他（她）们无理逮捕，关入监狱。为此，全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，要求立即释放，成为轰动一时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蒋介石不顾民意，依然我行我素，又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，集结兵力，企图消灭红军。这种错误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，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酿成“西安事变”。张学良、杨虎成两位爱国将领再三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，团结抗日，反遭蒋的责骂，最后不得不实行兵谏，把蒋介石等一批官员扣留。后来经过多方调解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赶赴西安，与蒋介石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，使事变和平解决，蒋介石飞回南京。1937年5月，被捕的七君子获释。

这时，全国形势改观，抗日救亡热潮高涨。我们学生经常唱“义勇军进行曲”（即现在的国歌）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，……”激励人民的斗志。稍后又有中国军队与日本鬼子在长城作战，没有现代武器，就用大刀与敌人拼搏。音乐家写出“大刀进行曲”，人们高唱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前边有勇敢的义勇军，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，……”情绪激昂，精神振奋。抗战开始，上海沦陷时，国民党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战士固守四行仓库，坚持与日军战斗。他们的英勇行动，鼓舞人民爱国热情。我们就唱：“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不会亡，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，……”通过救亡活动，不仅加强了人们的爱国热忱，同时也开启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信赖，反映出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不满。往昔民间流行的爱情歌曲，如：“桃花江上”。歌词唱：“桃花江上美人多，桃花千万朵，比不上美人多，不错，果然不错，我每天都在那里坐坐，……”不但没人再唱，连听了都让人讨厌。著名歌星王人美唱的“渔光曲”，歌词开头是“云儿飘在天空，鱼儿藏在水中，早晨太阳里晒鱼网，……鱼儿难捕租税重，捕鱼人儿世世穷，……”歌词没有色情内容，哭诉渔民的艰难，但曲调软绵绵的，也被年青人抛弃一边，没人再唱。通过歌声，反映了当时群众一种强烈的